捷克布爾挪撒挪波爾青銅器時代早期居住址的發掘

安志敏節譯

布爾挪 (Brno) 摩維恩 (Moravian) 博物館史前史和早期歷史部，於1948年至1949年在撒挪波爾曾舉行發掘工作。這個地點位於波挪維克 (Ponavka) 河谷的上邊，距離城市中心不過1,000公尺。在若干年以前，游牧民族的阿恩捷蒂茲 (Aunjetitz) 堅穴和墓葬，以及青銅器時代中期巴羅 (Barrov) 文化的居住址與遺物都已經被發現了。

由於1948——9年的發掘工作，在很厚的灰層內發現了32個灰坑和墓葬，大多數的灰坑和墓葬是屬於阿恩捷蒂茲文化(青銅器時代早期)，其餘的灰坑是屬於多瑙河中流巴羅文化(青銅器時代中期)，灰坑的形狀大小以及斷面在圖中表現得很清楚，在阿恩捷蒂茲灰坑裏發現了大批的陶片，甚至還有大部分完整的陶器。那些可復原成22個阿恩捷蒂茲陶器，(見圖一)。計有甕、兩耳安佛拉(Am-

phorae)碗，邊緣下面有溝的碟子，有些陶器的上面還有簡單的裝飾。同時也發現了石器和骨器，(如斧、標槍、錐、穿孔的針)中央穿孔的陶製品，和橡、樺、楓等炭化物的小片。在茅屋的灰泥上保留着柱子和蘆葦的痕跡，關於茅屋原來的樣式還沒有發現，在這裏發現了大量的獸骨，有野牛、豬、羊以及鹿角等，同時在堅穴中堆積着大量的淡水產的貝殼。

從巴羅文化的堅穴中所出土的陶片，有典型的甕和兩耳的安佛拉，其凸圓的部分刻着凹入的深紋，並有點狀的裝飾，都能夠復原。有些陶片表現着有特徵的裝飾(小三角紋)，於巴羅堅穴裏發現了一個石鑽，一片礮滓，幾片燒乾了的地面土塊，一片打製的燧石片，三塊磨穀物用的石磨。

在阿恩捷蒂茲堅穴中的墓葬，也表現着值得注意的現象，發見有男人和女人的兩具骨架，而且是屬於同一時代的。他們是同時被葬埋的，而身體是互相靠攏着，(見圖二)。另外一個堅穴裏有兩具

圖一 阿恩捷蒂茲的安佛拉式陶器

圖二 在阿恩捷蒂茲堅穴中所發掘有兩具骨架的墓葬

兒童的骨骼，這兩具骨架並沒有放置在同一方向。另外的一個墓葬和阿恩捷蒂茲的普通葬禮不同，葬着一個年齡約30——40歲的女子，一條腿伸直，

圖三 阿恩捷蒂茲墓中女人埋葬情形

另外一條腿極端的彎曲着，(見圖三)。在她的顳額附近有三個典型的阿恩捷蒂茲式圈，是用兩根銅絲造成的，置放在耳朵的後面。在這個女人的頭骨附近，有已破碎的穿孔骨針。根據這些遺物觀察，阿恩捷蒂茲居住的年代是在紀元前16世紀，中部多瑙河巴羅文化居住址接近紀元前14世紀，由於這些證據證明了在布爾挪盆地是古代的一個居住地帶。

[摘譯自 Čaropis Moravského Musea v Brně Acta Musei Moraviae 1949, No. 2]

蘇科學家駁斥英科學家抹煞蘇科學成就的陰謀

蘇聯科學院所屬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學術委員會，討論了科希托楊茨教授在該委員會會議上所作關於某些英國人企圖抹煞我國科學家在發明分析物質的色素吸附分析法方面所起作用的報告。這種不必經過複雜的化學反應就可以決定各種物質的液體混合物成分的簡單方法，是俄羅斯科學家慈威特在1903年發明的。早在那時，全世界科學家即已承認俄國科學在這一發明上居於先進的地位。

科希托楊茨教授指出：最近，英國曾有人企圖抹煞慈威特在發明色素吸附分析法方面所起的作用。例如，在1950年12月9日及1951年1月20日的“自然”雜誌中，曾刊載英國衛爾、威廉和法拉德茵的來信，他們企圖否認俄國科學在這一發明上的貢獻。

學術委員會在決議中指出：外國科學家只是使用了與吸附分析法的基 本方法相近似的某些方法；然而，他們是純粹憑藉經驗來進行實驗而沒有任何理論作為根據的。慈威特不僅首先發明了色素吸附分析法，而且還研究出這個方法的理論原則。他是確立色圖的概念並且發明了改進它的方法等等的第一人。學術委員會的決議指出：慈威特在研究色素吸附法時，是由他自己原有的研究出發的。對於慈威特教授的著作進行詳細的研究，已經證實英國雜誌想要動搖俄國科學的先進地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新華社稿 5月30日)

中國科學院增聘現代中國科學論著叢刊編審委員

中國科學院爲了刊行現代中國科學論著叢刊，現已成立氣象、物理、數學、生理和地質五個編審小組，各組的編審委員名單已見科學通報2卷6期。關於數學小組和生理小組的編審委員最近又由中國科學院增聘數位，其名單列後

- 一 數學組：孫光遠，程民德，莊圻泰，樊映川，蔣碩民，趙訪熊，胡世華。
- 二 生理組：貝時璋，徐豐彥，朱壬葆，沈壽春。

重 要 更 正

本報二卷六期582頁附錄一之各組入選名單中，有四位生理組編審委員的名字因筆誤有錯計：沈壽洪誤作沈壽洪；陳同慶誤作陳國慶；侯宗祿誤作侯學祿；李汝祺誤作李汝洪。特此更正並向各委員暨讀者鄭重致歉。